



□ 陆云帅(壮族)

资料图片

母亲一生苦不堪言。早年为苟活而拼，日子始见花开时，因一场意外致残。晚年无忧，却是轻轻摔了一跤，从此便是在床上度日。生命遭遇不堪的沉重，母亲如同背着大山，穿过如流的岁月，以至今日迟暮。一生在泥淖中挣扎，坚忍是光，母亲的刚强一直激励着我们。

叙及母亲，昨晚独酌半盅，好一场酣睡，迷迷糊糊中，犹见去世多年的父亲在远处的雨中晃荡，腰弯如弓，一身湿透。虚幻的梦，是父亲雨中湿漉漉的身影。醒来再难入眠。打开尘封的记忆，二十余年前的那场雨，倾盆一般在我心中滂沱开来。

记得那场下得一塌糊涂的雨，始是星点零落，半夜似被谁惹毛了似的，疯一般的撒泼开来，吞掉了山川河岳，淹没了大地。那时，我在深圳刚结束学习培训日程，已做好次日踏上归程的准备，手机铃声骤响，电话是爱人打来，在她字句斟酌的语气里，我知道父亲中风住院的同时，还读出父亲病情危重、似乎再无生还可能的信息。当我风尘仆仆赶到父亲床前时，他已气若游丝，脉搏渐失。千般不舍，我父亲是要走了，他生命之树的凋零，就在顷刻刹那。

父亲平常寡言少语，我忙于“奔前程”，忙于现今不值一提的繁冗杂事，爷俩三天两头难搭一句话；想像邻家孩子那样闲时煮茶拉家常，挽着父亲在屋前走走，多平常的事，就我做不到。看着父亲大口呼气，收口却断了气，悲悲戚戚，盈湖的话塞满我心间。可父亲再也感知不到我汹涌的心潮了，他对世间一切已经无感，在昏迷中闭气远行。与父亲永诀，滂沱的泪当可缓释悲伤，却有歉疚和愧疚郁结于心，变成我永远的痛。

风欲倾情时，云已渺无踪。念着父亲，那隐隐的痛倒是锥醒我。想着写写自己的母亲，不就是想在她有生之年，用文字这种最隆重的方式，向她表达自己的敬意、感恩和感激吗？旧光阴的事或许沉重，但不提苦难，怎会看到萤火微光的灿亮，如何能够体会到坚忍和付出的无价和崇高？读到正义，俨然自信。感谢有梦，它如神助让我顿悟。信心何时如此坚如磐石！披衣起床，煮一壶新茶，携夜深人静，步入母亲的岁月。

我与母亲的交集，始于1961年。那年冬至日的下半夜，山风呼啸，天色昏暗。在一个杂居着几十户瑶壮人家，伸手似可摸着天的崖上山村，我撕开母亲的身体，来到世间。众所周知，那是个特殊的年代，三年特大自然灾害，民生多艰。母亲生我四姐弟，篱围的家是医院，父亲手制的那张硬木板床就是产床。我姐姐是母亲的头生，却很顺利；到生我时大出血，算是命硬，没有因失血过多死于非命。母亲坐月子那当口，家里米缸已见底，更谈不上买斤把肉疙瘩。父亲想到从祖父那里学到的猎捕山鼠技法，可天灾频降，田园荒芜，地无遗粟，老鼠和人一样都活得艰难。父亲爬上后山，在山洞设下机关，守了一天一夜，终于有一只骨瘦嶙峋的山鼠抵不住诱惑。之后，父亲如法炮制，也许是上天的垂怜，母亲坐月子间父亲竟能捕到三只山鼠。也许是那些老鼠汤，也许是母亲的坚忍和刚强，她很快恢复了生机，也有奶水养活了我。

长到三岁时，母亲生我二弟，隔两年又生三弟，再后来是和我们同锅吃饭的婶娘生下三个堂弟妹。我婶娘一边手断残三根手指，算半个劳力。叔父在公路道班工作，微薄工资只够塞牙缝。我父亲年轻时患上怪病，三天两头犯胃病，犯疼时死去的心都有。家中只有我母亲正常参加劳动，工分少，口粮少，年年还“超支”，欠集体的债。伯父去世后，丢下双目失明的伯母，伯母无儿无女，我家主动赡养着她。整个家如一艘破船，风雨飘摇，无处话凄

凉。

不堪的年代，养只鸡还难，我家那么多等着给养的人，每个人何尝不是一座大山。这些山，我父亲和婶娘扛一半，另一半则是我母亲来扛。我准备上学那阵子，整个经济环境也不见改善，我家好像走到了悬崖边上。为了生活，母亲把自身的潜能发挥到极致，卖炭炭、纳千层鞋底、织布、编竹帽、养蛋鸡，还会用采回来的蓝靛草染衣服。记得小时一群光着屁股的弟妹，围上母亲哭闹喊饿，刚染完衣服回来的母亲晃着两只蓝汪汪的手扮疯婆，吓得他们四散跑开，让人暂时忘记饥饿。

离我家约三四里，有个叫“丹暖”的山弄，四面环山，东西两峰兀自拔高，像一对隔空对峙的犬牙，东峰一处崖壁上摔死过人。阴雨天，风鸣空谷，树影招摇，撼人心魄。我母亲踩死蚂蚁都得心慌，为了生存，她扯上父亲，偷偷进山弄开荒。父亲胃病发作时，母亲只能吊着胆子一个人去，日久，她的胆子更大起来，像去家旁自留地般没了忐忑。

“丹暖”的土地倒是肥沃。母亲依季种上黄豆、红薯、木薯、早藕等，作用可大着呢。四月荒时，无米下锅，母亲便装作去“丹暖”打猪草或捡中草药什么的，在土里挖上一箩“宝”，覆上遮人眼的东西，便一步一挪沿着旧时猎者踩出的小道往家爬。母亲背着山一般重的一箩东西回到家时，我和弟妹们大多早已咽着口水睡去。第二天早上，红薯或是早藕的香味从灶上的鼎锅中飘来，大家一骨碌翻身下床。这是我们家几个孩子难得的欢乐时光。

那些年却有一些人“眼中雪亮”，母亲开荒的事遮过几个年头，最终还是被发现。当了近十年生产队政治指导员的六叔，带领民兵到“丹暖”，用刀砍，用刮锄，把母亲种下的作物弄得七零八落，一片狼藉。为了躲过劫难，母亲把家里仅存的一缸黄豆种子和埋在石灰里的半筐红薯，全部上缴“公家”。

六叔仍不依不饶，好在村里的蓝爷爷及时给六叔递了话。蓝爷爷是瑶族，参加过抗美援朝，又是老党员，有胆识，还身藏手艺，木工编织样样在行，村里大半人会编织，都是蓝爷爷教的。新中国成立前，村东村西的壮瑶村民画地为牢，少有往来。退伍后，蓝爷爷还靠着能干，娶了同屯陆家壮族姑娘做媳妇，壮瑶不通婚的藩篱自此被撕破。蓝爷爷在村里说话掷地有声，村里又有他的“粉丝”也帮我母亲讲劝，六叔才就此罢休。而母亲却因此患上心病，见了人绕道走，免得惹来莫须有祸端。这种状况持续到分地到户几年之后，春风化雨，阴霾散尽，母亲才敢抬头走路。

父母没有文化，但坚信读书能改变命运，暗立志卖血或当裤子也要送我和弟弟们读书，期盼我们出息，吃上“皇粮”，让一家人命运翻转，赢回颜面和尊重。我上高中时，婶娘一家分出去住，伯娘仍由我家赡养。大家分成小户，家境仍如往常。当时读书的学杂费并不高，但在生产队，我家年收入是负数，养上一两头猪，年尾还不够顶交“超支款”，即便只是几块钱学杂费，也是困难，何况还有衣食住行，哪样不得花销。没办法，父亲顾不上时好时坏的胃病，磨好利斧，提刀山里行。“大炼钢铁”时，山山岭岭被剃光，生态环境被破坏的贻害终让人觉醒，随着绿化号召的发出，到处是封山育林的标语。我老家除了山还是山，但近家的山都封了，我母亲便又想到了丹暖。那个摔死过人的山，不但古树参天，葱茏繁茂，还不属封山范围。

父母亲的山里行，始是取柴挑去街卖。柴火不但重，肩上像飞机翼展开来的前后两捆柴，走在山路上，不是左碰就是右绊，累死人不说，一次碰壁，母亲差点跌下见不到底的深崖。这之后两老商量，还是烧炭。炭不但好挑，卖的价格还比柴火高呢。之后分工，父亲

负责砍柴烧炭，母亲负责售卖。演绎着“卖炭翁”的活剧，父亲一窑一窑地烧出炭来，母亲则穿草鞋一箩筐一箩筐地把木炭挑到公社集市，甚至更远的县城去卖。衣袋中落下几片“铜板”，便急匆匆送给在县城读高中的我，或是在乡村读中学的弟弟。

我读高中的学校是都安高中。从我家到县城，先走一段六七公里的山路，接着是三公里多的机耕路，再是公社到县城的九公里四级砂路。从老家到县城的路程近二十公里，每到该给我送生活费的日子，鸡刚鸣晨，母亲就挑上炭担启程。一路颠簸，到县城卖掉火炭，早已前心贴后背，饥肠辘辘，母亲连一碗5分钱的“素粉”也不舍得吃，急匆匆赶到学校，把手上一张一张的毛票，递给在校门张望等待着的我。

读高中两年中，父亲常给我送生活费，但更多时还是希望见到母亲。原因是我外婆家在离通往县城的公路边，那里有河，有田，有大米饭吃。大舅还会捕鱼，家里藏有寻常舍不得吃的腊鱼干。母亲给我送生活费时，久不久会绕路先朝外婆家去。大舅当年对外公为方便取柴而把母亲嫁进山里，始是执反对意见，外公过世后，他转而对母亲窘境十分同情。声气相求，手心系连。每每见到母亲朝他家去，便转身生火。大舅也不宽裕，家里油盐是从嘴里省下的大米换的，因此煮给母亲的饭用的是小瓦罐。等到大米饭在罐里开始飘香时，大舅蹑手蹑脚爬上阁楼，像小偷似的取来一两片腊鱼干，趁表姐妹们不注意，悄悄置在将熟未熟的饭上蒸煮。饭熟了，母亲像尝盐一样，在灶边舐了几口，然后用大舅取来的粽叶，把半罐干饭和鱼干包好，小心置在担子上，然后大步赶往县城。那时我老家只种玉米，在学校吃的是又干又硬的玉米蒸饭。母亲给带的鱼和米饭，那甜滋滋的味道，至今仍然在我心底留香。

母亲的心愿总是达成。我和弟弟们在恢复高考后，分别考上大中专院校，毕业后吃上了母亲期盼的“皇粮”。记得工作当初，已是春江水暖，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，我父亲的胃病也不治自愈，人逢喜事精神爽，母亲也似年轻了十岁八岁。土里刨食，日子虽然仍是困顿，但此一时彼一时，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，他们种玉米，种黄豆、黑豆和红薯，还种了一大片的桐果林。

随着政策放开，粮食多了，养殖业迅速发展，小猪仔在市场上供不应求。母亲小时在家给外婆打下手伺候过母猪，耳濡目染一些门道，便和父亲合计结束“伐薪烧炭南山中”的日子，养母猪挣钱。饲养母猪，却也是犯难。和婶娘分家时，猪舍分给了她，而母猪种价格偏贵，凑不到钱买。好在又是那个热心肠的蓝爷爷，不但领着几个村邻帮我家盖好猪舍，还说通与我同宗的一个大伯赊给我家两只猪花做种。当时没有生喂技术，大猪小猪都得熟喂。母猪食量大，猪崽崽要吃得精细，为服侍好这些宝贝，母亲起早贪黑，冲猪舍，打、切猪草，煮泔水，一日三餐督喂。虽然辛苦，但为自己打工，母亲倒是乐此不疲。

一个细雨蒙蒙的早上，母亲爬上路坎边的柴垛取薪煮猪食，不慎一滑，滚落路坎。忍着脚痛煮好猪食喂好猪，喘过气来时，才发现左脚已肿成一个晶亮的萝卜。当时刚分地到户，农村仍是十分贫穷，弟弟读书还用钱，母亲还不愿扰上刚工作的我，便让我父亲捡来草药敷上。在自家床上躺了近半个月，母亲腿脚不见疼，排便却变得困难，直到排泄不去，肚子胀得像个孕妇。看着硬挺不下去，父亲才瞒着母亲托人给在外县工作的我发来电报。我一边督促送母亲去住院，一边通过开往家乡班车的司机捎去一百元钱。当时我家经济上帮不了人，但父母亲却把助人当乐事，村邻哪家需要出工

出力的，便少不了父母亲，外加母亲会染布，会做一手漂亮的绣花鞋，不仅有一帮“徒弟”和“粉丝”，还深得村邻喜爱。知道母亲要住院，大家就你一块我一块地给拼凑了百余块钱。父亲和乡亲们用担架把母亲抬到乡卫生院后，医生围着母亲转了两天，却是束手无策。从乡医院转到县医院，母亲可以排便了，但左脚已错过了治疗时间，从此瘸了，扶杖才能行走。

母亲曾是那么健康俊秀，转身变成一个残障者。刚五十出头，一头栽进黑暗中，母亲只怪自己命不好，她腿瘸心不瘸，仍像一粒炭火，未为灰烬，兀自燃烧。

从医院回到家，母亲第二天就扶着拐杖，起早贪黑忙活开来。切猪草，煮猪食，做饭劈柴，给伯娘熬汤送粥。家里的活忙完，就用绳子把个小矮凳缠在腰间，扶着拐杖，一步一挪爬到菜园和近家的地里，褥草培土，起苗栽植，像正常健康人一样忙里忙外，没有闲过方寸时光。这段时间，当年曾批斗过我母亲的堂六叔老婆一病不起，丢下5个儿女走了。最小的女儿还未满两岁，六叔要劳动养家，照顾不了小女儿。我母亲心生怜意，竟在一夜间放下心中怨气，把小堂妹接到我家中，像个母亲一样喂养哺育。小堂妹在我母亲照顾下渐渐长大，现已生育儿女的她一直把我母亲称作“巴也”（壮语母亲之意），当作亲母侍奉孝敬。

日子像小溪流淌，花也在一路悄然绽放。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，我两个弟弟都有了工作，成了家，有了孩子。我在工作的县城建好房子时，勉强能够通车的机耕路也修到了我山里老家。我开着借来的北京吉普，一路颠簸开到家门口，好说歹说，母亲和父亲终于下决心离开记忆他们一世苦难的村庄，到我工作的小城居住。

父母亲搬来和我生活，衣食无忧，媳妇孝顺，寒浸暑煮，他们终于看到阳光，看到花开。当时我正当壮年，工作忙碌，父亲则当起母亲的“拐杖”，常用轮椅推着母亲上街转转。

可这样的好日子只过了六七年，天妒人间美满，突降灾厄，致父亲一病不治，撒手西去。

父亲走后，有一天我和爱人上班，母亲扶着拐杖想到门口晒晒太阳，只是轻摔一跤，竟致瘫痪并患上尿失禁，从此过上了床上人生。

现在，母亲已经95岁了，已在病床上躺了二十余年。二十多年的天光日暮，母亲不能站不能坐，却坚持不要子女们服侍，自己服药，自己擦洗身子，自己进食，自己换尿片，子女们能做的，便是每天把她需要的东西送到床边即可。这样的情况延续到大前年，母亲开始脑萎，时而清醒，时而糊涂，这才有赖儿女的服侍和照顾。今年以来，也许是年老力衰、免疫力弱了吧，每逢阴雨天，母亲就全身泛痛，不得不服用镇痛药，一旦不能及时服药，母亲便疼痛打滚，每每听到她的呻吟声，我忙着给药时，总是心中滴血，不忍泪落。

在母亲的岁月里穿梭，一道柔光跳跃我眼前，推开窗户，清风入怀，暖润的阳光扑面而来。

新一天的日常，又到给母亲洗漱和进喂汤药的时间了。轻轻踱进母亲房间，望着如蛹蜷缩、仍自昏睡的母亲，愧不能替她承受病痛的我，倒是早就想好，前路如遇不堪，我当趋前，像她背着大山行走的勇毅，把人间繁难和沉重扛住。如此，面对母亲，少些内疚时，我还可以自豪地对她说，我也有她一般的坚忍，风摧雨折，顶天卓立，永不会倒。

【作者简介】陆云帅，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人。系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，广西作家协会会员。著有文集《燕喃声》。